

黄克诚的『铁算盘』

■汤集安 齐颖

为了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，黄克诚费尽心思。他把三师军服的上衣翻领和两个口袋去掉，裤腰改小，军帽也减掉翻沿。这样积少成多，三师部队能节约上万米的服装面料。

黄克诚的“铁算盘”不仅让部队减少了开支，也时时计算着自己身上的吃穿用度。部队发给他的毛巾，他剪成两条用；冬天的棉袄穿了他都不舍得换，身上补丁摞补丁；他和指挥员一起吃大锅饭，不让后勤部门为他开小灶，有时炊事班给他加个鸡蛋或者豆腐都会被批评。他常说：“大家都能吃，我就能吃，能填饱肚子就行！”由于黄克诚处处以身作则、厉行节约，1942年，他被师部推选为“节约标兵”。

黄克诚不仅严格要求自己，同样也不允许家里人搞特殊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黄克诚赴任湖南省委书记，随他一同回到湖南的还有妻子唐棣华和1岁的小儿子黄晴。途经武汉时，黄克诚去岳母家接上了6岁的大女儿黄楠和5岁的大儿子黄煦。时隔4年多，一家人终于团聚，那一刻，始终将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，认为理应为革命舍小家的黄克诚不禁潸然泪下。

回到湖南，黄克诚就对唐棣华说：“棣华，现在条件比过去好了，但你一定要记住，我们是党的干部，我们的一言一行对子女、对周围的人都会产生影响。”随后，黄克诚便与妻子、孩子们立下了“不准动用公家的汽车办私事；不准向公家伸手要照顾”两条家规。后来小儿子黄晴结婚，没有大摆酒席，没有高级昂贵的家具。有工作人员提出，现在社会上盛行用小轿车迎宾，希望黄克诚能让黄晴用专车接新娘时，黄克诚也果断拒绝：“这个家规不能破。年纪轻轻的，坐公共汽车、骑自行车都可以来嘛，为什么要开着小车抖威风？”黄晴完全理解父亲的意思，没有大张旗鼓的宴请，只是全家人聚在一起庆祝。

黄克诚经常告诉孩子们：“你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，不要指望我会帮助哪个人走后门，我黄克诚没有任何后门。”黄克诚立下的家规严苛得几乎不近人情，却给后世留下了克勤克俭、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。如今，黄克诚的四个儿女都传承着父亲的革命精神，在不同领域为国家作出贡献。

1952年7月，在湖南省委书记任上的黄克诚，阔别家乡24年后第一次回到湖南省永兴县下青村。乡亲们知道山路崎岖，不愿看到难得回乡的黄克诚太过劳累，就安排了两名年轻的小伙子抬轿赶到黄克诚下车的镇子去接。黄克诚看到后婉拒了乡亲们的盛情好意，他摆了摆手说：“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，我们都是平等的，我不坐轿。你们可以走，我也可以走。”15公里的山路他走了3个多小时，等回到家中已是晚上。

随着生活条件逐渐改善，黄克诚依旧坚持勤俭节约的作风。对于那些大手大脚花国家钱的现象，他斥之为败家子作风，不是共产党人所为。

1986年，黄克诚感到自己的病情加重难以治愈，便拒绝治疗和用药。他对医生说：“我已经不能为党工作了，请你们不必为我浪费国家的钱财了。”

“一身正气奇勋永著春秋，两袖清风亮节长昭日月。”写在黄克诚故居门前的对联，便是他一生高风亮节、刚正不阿的写照。他用一生坚守清廉底色、践行共产党员初心，是当之无愧的“共产党人的楷模”。

★ 清风正气歌

军营里，他是精打细算的“节俭带头人”；工作中，他是廉洁自律的“秉公办事家”；生活上，他是公私分明的“家规制定者”，他就是将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开国元勋黄克诚。从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到如火如荼的和平建设时期，他始终克己奉公、光明磊落。黄克诚逝世后，中共中央在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，称他为“共产党人的楷模”！

黄克诚出生在湖南省永兴县一户贫苦农民家庭，家人辛苦劳作一整年，也只能勉强糊口。他曾坦言：“直到19岁，都不知道穿着棉袄过冬是什么滋味。”

1941年，黄克诚奉命担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。他依旧保持农民本色，常常一早起来背着粪筐先到田野拾粪积肥。他深知农民的生活生产与革命事业紧密相连，因此不断告诫部队：“人民是我们的父母，我们吃的穿的都是人民的血汗，不能忘本。要节约开支，珍惜民力。”



小白杨守边防（中国画）

李志天作

★ 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，写下绿色诗行

汽车在土路上颠簸，向西，再向西，扬起的沙尘覆盖了玻璃，也钻进了车厢。车上，是从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抽调的医疗专家们。他们组成白求恩援疆医疗队，跨越4000多公里，来到这片戈壁，只因这里有他们惦记的人。

傍晚，夕阳余晖洒落在广袤的土地上，天边彩霞宛若飘带，给寂静荒芜的高原增添了一抹诗意。

穿过戈壁风沙后，医疗队员们终于抵达此行的目的地——新疆和田。

从2006年开始，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连续10余年对新疆和田县进行医疗帮扶。“不管路途多颠簸，道路多曲折，只要能为群众减轻痛苦，能够通过技术帮助实现当地医疗技术的进步，我们这一行就值得。”消化内科专家靳海峰说。

汽车在和田县人民医院门前停下，骨科专家步建立打开车门下了车，身上的军装落了一层细沙。

“步医生欢迎您！援疆医生亚克西！”一张笑脸向他迎来，“步医生，我终于盼到您来了，多亏您为我做了关节置换手术……”

时间倒回至2017年年底，步建立初到和田时，遇到了前来就诊的麦提敏老人。经过诊断，步建立认为麦提敏需要进行关节置换手术。可是因为县医院不具备医疗条件，手术只能暂时搁置。回到单位后的半年时间里，步建立一直惦记着这台手术。

2018年8月，步建立带着手术器械和置换关节再次来到和田县人民医院，准备为麦提敏完成手术。

由于老人骨折时间过长，再加上还患有肺结核，术前预判危险指数很高。“当时麦提敏都打退堂鼓了。”步建立回忆说。手术过程中，步建立只能慢慢将骨折处的肉芽清理干净，再进行关节置换……

术后10天，麦提敏就开始尝试下地练习行走了。一个月后，老人脱离了拐杖。

此时的医院门前，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，麦提敏老人眼里满是说不出的感谢，步建立的脸上也洋溢着开心的笑容。

这样的笑容，也绽放在一旁的阿布

都热脸上。他1岁时，被诊断为双耳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。因为条件限制，没有办法治疗，所以他一直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。

医疗队来到和田后，耳科专家周永清和军医李建红认真地为他检查了耳朵。家人用手语转告他：“解放军叔叔阿姨要带你去大医院治疗，你的耳聋有救了！”那一刻，阿布都热开心地流出了眼泪，和医疗队员抱在一起。

等待的日子，是兴奋又煎熬的。阿布都热期待着，有一天他也能听见声音，但又害怕希望落空，所以他反复询问医疗队的消息。

2019年5月20日，对于阿布都热来说，是多么不平凡的一天。和田县人民医院的祖力皮耶·杰力力医生，带着阿布都热坐上飞机。

一到第980医院，阿布都热就见到了“老熟人”周永清。周永清用手比划着说：“在这里，我们就是你的亲人。”

六一儿童节后，完成手术的阿布都热返回和田。临走时，周永清告诉他：“等你身体恢复一些，再戴人工耳蜗。”

半个月后，医疗队专家赶赴和田，为阿布都热佩戴人工耳蜗并现场开机调试。

当“嗞嗞”的声音从阿布都热的耳朵里传来的时候，他愣了一下，开心地笑了。

2024年7月中旬，医疗队收到了阿布都热寄来的一封信：“安装上人工耳蜗以后，我觉得这个世界如此美丽，那些声音让我感觉到了幸福。感谢医生们帮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，带我走进‘有声的世界’。”

时至今日，靳海峰依然忘不了他在新疆和田县人民医院，开展胃镜检查时的情形。

靳海峰是第980医院的消化内科主任，在他和田之前，当地人民医院开展胃镜等检查非常少。由于地域和饮食的特殊性，胃病在当地高发，加上很多病人拖到不得已才来就诊，常常需要胃镜检查。

初到和田，靳海峰就意识到，“只有我会是不够的，当地科室医生团队也必须能够独立开展检查。”

此后每一次出诊，靳海峰都会带上县人民医院的医生在旁边观摩学习。经过一个月的带教，医院开展胃镜检查的数量不断增加。

■崔寒凝

前不久，得知和田县人民医院的同事已经可以独立进行胃镜检查，靳海峰开心不已，立即拨通电话祝贺。

“通过胃镜技术，我们帮助许多患者排除了消化系统的问题，老百姓眼中的‘怪病’有了名字，他们也终于能够消除身体上的痛苦。”靳海峰说。

和田县人民医院缺技术，更缺医生。针对医院的情况，医疗队不仅带来了先进技术、器材和经费，还制订了培训带教的计划，以签约的形式“一对一”带教县医院技术骨干。

一个人带教一个人，一颗心连着一颗心。考虑到新疆和田县人民医院位置遥远，第980医院采取“医生组团驻点”的帮扶方式，让专家与当地医务工作者结对师徒对子，务必留下一支“带不走的医疗队”。

“来了就要多做几台手术，让技术开展起来。”泌尿外科医生孟晓东说。在新疆帮扶的一个多月，他先后完成了40多例泌尿外科疑难手术。不管孟晓东做什么手术，都会让和田县人民医院外一科医师阿布力克木·沙吾提做助手。

记得开展“马蹄肾结石切开取石手术”示教时，看到孟晓东从病灶上部侧面切口的手术操作，当地医生团队都皱起了眉头，一旁的阿布力克木也有些摸不着头脑。事后，孟晓东解释道，刚才的手术操作方法相较传统的直刀切口有切口小、出血量少的优势。果然，患者术后伤口很快就恢复了，这令阿布力克木和其他同事惊讶不已。等到再次做这类手术时，孟晓东主动让阿布力克木主刀，他则在一旁指导。看着徒弟娴熟的动作，孟晓东脸上浮现出欣慰的笑容。

除了手术带教，回到第980医院后，孟晓东还为和田的医生们推荐学习教材，提供远程技术指导。现在，阿布力克木的技术有了明显提升，能够独立完成手术。他坦言，这种一帮一的教学，让他受益颇深。“经过带教，我们学会了更多，底气也足了。我们医生团队都特别感谢医疗队。”

从车上下来的，还有外科专家赵清涛。欢迎的人群中走上前一个人，伸手为他掸去迷彩服上的浮土。她是，第980医院神经内科护士长崔欣，也是赵清涛的爱人。

雨天的歌声

■邓跃东

习惯了。

后来，我依然经常听到他的歌声。我不认识他，也不必去认识。这院里的每个老人都有独特的喜好，想必也就是一个普通的人。

有一天午后，我到凉亭边散步，遇上几个老人在聊天。我与他们打声招呼，恭维他们健康的身体和幸福的生活。闲期间，我无意中打听到唱歌的老人，问问他身体如何，为什么下雨也出来走动，还不打伞。一位老人说：“他啊，老陈，80岁了，身体还好，就是下雨天头痛。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，颅内有点子弹，不好取出来，天气变化就发作。他要喊出来，才能轻松点。几十年了，一直是这样。”

原来竟是如此！我恍然大悟。一瞬间，我似乎看到炮火硝烟散去，唯有弹片陪伴在身。雨天撕开了伤口，战争好像还在老人身体里延续。这是战争带来的痛，他要缓解，只能这样喊，最后喊成了一首歌，穿越几十年的时光和风雨。

此后，窗外歌声响起时，我会自然地起身向下望，就让我以这样的方式向一位前辈军人致敬吧。不必下去打扰，静静地倾听他的歌声，那是弹片纷飞的声音。

我曾从军10多年，并没有打过仗，但如今我似乎进入了那场战争，感受到战场的残酷与激烈，它以歌声的形式传递出来，让我感觉到切肤的疼痛。

就这样，一晃过了五六年，我的办公室调换到了四楼，仍不时隐隐地听到他的歌声。可是近来一段时间，大约有两三个

帮扶工作，在和田已经工作3个月了。他想去看看妻子工作的地方，也想看看妻子。

医疗队抵达和田时，大家都建议夫妻二人出去转转，唠唠家常。没想到，崔欣却说，病房里还有病人。而且回去晚了怕影响爱人休息，他第二天还要手术。

和田县人民医院手术室内，一台胆囊切除术正在紧张进行中。赵清涛娴熟地操作腹腔镜，快速精准分离一名患者高度粘连的胆囊，不知不觉已到午饭时间。

不远处的操作台上，一条短信提示声响起，赵清涛的手机屏幕亮了。这条短信是爱人发来的，内容只有一句话：“这里天干，记得多喝水，吃口热饭。”

按照医院的工作安排，赵清涛和其他几位专家留在医院做手术，崔欣跟随医疗队下乡义诊，他们一整天也见不到面。

虽然不能如预想中那样相互陪伴，但他们心里的牵挂一直都在。整个上午，崔欣忙着接诊、测血压、发药品。等到最后一位病人离开后，她赶紧给初来和田的丈夫发了条短信。她知道，丈夫只要一拿起手术刀，心里就只有病人，别的什么都忘了。

一个人的心力有限，赵清涛惦记的患者太多了，这让崔欣偶尔有些失望：“和田景点这么多，也不说陪我转转，心里只想着他的病人。”崔欣嘴上发着牢骚，心里却心疼丈夫，“他今天又做了3台手术，下午3点多才吃午饭。外科大夫做手术都有‘瘾’。”

自知“理亏”，赵清涛下了手术台就给崔欣打去电话：“没办法啊，你需要我，大家都需要我。有需要的时候，就有咱们‘白求恩’。”听着电话那头妻子爽朗的笑声，赵清涛的疲惫也一扫而空。

像赵清涛和崔欣这样的夫妻，在医疗队里是非常幸运的。其他队员都只能靠电话与家人联系。

虽然各自都有家庭困难要克服，但在医疗队员看来，一个人的得失与援疆医疗的意义相比，显得太渺小。而家人的支持和理解，成为他们一直坚持的动力。一通通无尽等待的电话，一句句通过信息传送的问候，穿越千里，传递着医疗队员和家人间的牵挂与思念。

这天下午7点多，赵清涛完成最后一台手术后，和妻子一同到附近的玉龙河畔散步。

微风轻拂，落霞满天。在这条曾经盛产美玉的河岸上，二人缓步前行。阳光斜斜投射到他们身上，将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相互依偎的背影，犹如和田美玉般温润无瑕……

月，好像不再有歌声传来。尤其是下雨天，我总期盼熟悉的歌声如期响起，可我侧耳倾听，只有更加空寂的雨声。

他去哪了？我有些疑虑，但我不想向人打听，其实是不敢，我宁愿把他留在心里。

有一天，隔壁办公室来了几个人，我正好过去取份文稿，听他们说到一个老人去世后的有关事项。桌上放着老人的档案和新填的表格，上面贴着照片。我一眼就看出，他就是那个唱歌的老人。

我看着老人档案里记录的战斗经历和荣获的军功章，心中涌起深深的敬意，耳边仿佛又回响起他的歌声。

没想到，因为听得太多，竟把老人唱的旋律记住了，也能哼几句。刚开始吟唱的时候，我自己没有发觉。对面的同事小林突然问我：“你唱的什么啊，嘟嘟呀呀的。”反应过来后，我说是一首朝鲜的歌，有曲没歌词。她说可以啊，你还会唱朝鲜歌曲。我认真地说，我认识一个抗美援朝老兵，他是一个英雄。

文学
作品

长征

第6196期